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皐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閒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宋云近代鄭

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末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如劉屈氂爲澎侯而稱彭城侯王

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章元成嗣父爲侯也而曰因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羌八月任千秋別將並進乃此務奉世擊羌之月爲千秋反遺卻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盡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何奴傳衛將軍傳末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

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

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爲號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組紺安得預郊呂尚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或又以呂尚爲太師三公故歟）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

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梁氏云）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并一混爲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

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閒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閒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賛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

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攷此並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原注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陛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諡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并改年表也當云今王襄

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詐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獄事又曰文可互見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卽曰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

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原注後周書蠕蠕並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所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山海

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傳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衆周能以法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即衛皇后桑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譔其山

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卽賮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

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粲而不殊當作粲而不誅說文粲㯓粲散之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粲蔡叔言故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宋軿諸書萃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襃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元]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刼執之入舍登樓就元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元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刼而云有錢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刼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橐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極有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黷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上既列張儉劉表於八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張儉爲八俊劉表爲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號爲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摽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

瀕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

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沅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閎覽博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既闕人趣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爲完史有志而不淹貫不得爲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初人而于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闕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汲蔵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攷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

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敘文格論合二條爲一未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韋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鎭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來朝張奫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論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改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冢木可稱爲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攷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洪光門又作洪觀門（楊氏曰以宏爲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與肥如潞眞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鍾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卽謂廣陵僑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之肥如縣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爲正其時肥如已省故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

廣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敉寧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頁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傳中稱廟號魏稱虜傳末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刪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强爲諱故改云代强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竝作廣魏郎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錢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譔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范曄漢書稱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渚之誤（錢氏曰溧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

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睢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蔆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眞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裝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眞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遺祟一以

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同　南史蕭猷〔原注〕本傳作淵猷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

句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淸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册府元龜

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繒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 當時避晉高祖諱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盧衙亭林誤以爲一事盡未攷五代會要也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

而事不核矣（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盡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

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按讀錄曰方等者郎周編義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

意雖不異而戸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舊書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駮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縚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日年頭月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韋皋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郎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

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原注〕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矣趙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誤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鄂不韡韡）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楊氏曰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謬已有之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

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
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緊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
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
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
譔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
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奕闢佛疏及柳玭家訓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

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昴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虜字皆改爲敵至以金虜爲金敵（原注陳康伯王大寶傳）惟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錫氏曰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朔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

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爲勝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爲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婁室傳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錢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稱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原注白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明安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冑不過數家而郓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

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
此義例之顯然者已紕繆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
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
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
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
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
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
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繼
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
使記作于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四十八
家皆爲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勳蹟洵奇偉矣文宗本紀
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
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
言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
從之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荅與訓敕
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爲蒙古脫卜赤顏
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蹟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

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駮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與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爲雲州松山縣爲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爲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

滑州攷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
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
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
成爲節度軍領而滑之升節度始于唐本號義成軍宋太
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
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
軍也襄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襄陽軍則與隨州各爲
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襄陽軍此兩軍者一
爲處衛一爲實土而誤而一之既已不分阜自且襄陽與
隨各自爲郡而殘合之又云後因兵亂還徙無常欲以獨
鎮其失則外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
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
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
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
管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畢之不勝舉也又曰宋
府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
制州縣分繫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
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似團練爲州
名矣史臣之不學加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寧路唐
麟州朋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關爲
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雄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
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繫

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眞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允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卽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爲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似爲濟北郡耶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倚郭爲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州改郴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卽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收敦化爲郴陽眞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旣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爲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

傳皆追係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爲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爲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

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爲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

錢氏云實應王懸茲謂孟子書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強天下亦必有過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爲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不當仕湣王時添入宣王諡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王豈有錯說乃史記則以爲湣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湣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

宣王為燕所破者潛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
不久郎歿潛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燕所破計其年正與
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相
合而顧又謂當只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屬武斷
總由未嘗留意燕昭郎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之語耳審氏
日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
五年田莊于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
十二月宣公蘉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
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剗立立之十年田午
弑剗自立是為桓公桓公十八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明
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于馬陵時梁惠王
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為元年後元之十五年
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
年為齊宣王元年伐燕年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年也
國策燕王噲既立一篇亦三稱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
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曰太于平謀將攻子
之儲于謂齊宣王曰附而作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
宣王日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魏史
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駁何致反誤職
國策驛智長書詞多歸駁然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
既立一篇亦經之生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魏增哀王
一代此同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邪惠王有改元之事猶

可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潛移易其卽位之年于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裒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傳而晉書束皆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寰宇記誣之于後于是紀年一書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馬溫公作貧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苟易和嶠之言記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卽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似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湣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亂國朝閻百詩四書釋地又將子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illegible]十五年雋短皂長說之不同卭此蓋自史遷移齊年于前湣公年齊年于後迄今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遷移臆斷郎巧作調人未有定論予弱齡讀孟子郎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年闕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

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衞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

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𤾤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尚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三

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輪（原注輪當作論）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向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繇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錢氏曰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其先後有條精粗不雜繼左氏而典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間有七病

請類畀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加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家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如高祖十二年所遺如此則除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頗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郊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嫚書樊噲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前冒頓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所謂複加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爲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盤事露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篠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于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所謂素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通鑑於此亂書之至二十年則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是爲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于惠文王則惠文于是時亦不過十二三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繫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爲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爲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良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爲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

自居且通鑑極嚴于圖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
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戊以安陸王大春爲揚州刺
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爲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
高隆之爲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于樂遊苑庚申
東巍進丞相高洋爵爲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
甲侯齡爲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
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丙戊與庚
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餓有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
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爲庚辰則亥日郎爲辛
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所謂雜者
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寧涼州將張後欲秉大
城寧戎校尉張琳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
遣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孝武太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
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祖張據常據掌
據若爲三入今攻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
事也但載記作張琳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于永和中
已從載記于太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元中復不知
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岐而爲三據也
據也名且析而爲二使讀者或焉毛實之子穆之小字虎
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庚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爲建
武司馬書曰穆之實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

温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
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以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
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後王子智隨爲武帝王其後
則又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者是晉成帝咸和八
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稱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隱爲仁
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稱皆東走幼
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
者梁斐張攜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攜至張
掩是合二人爲一人北齊幼主高恒之位于任城王皆自
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爲宋胡身韓不考北齊書妄爲
往曰齊猶未亡不應遂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
誤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
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
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
社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讖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
直言十請勿用毋后之族皆面中時幣方帝嗣精之初言
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
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爲朔方節
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親而思
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懷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
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旋倡亂非公不能東伐
豈懷私怨時耶涕泣相勉以忠淚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

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州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詹未
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
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舊行天下若制書己除
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剛削是因秉筆者之
欲舐遂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
朱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塹而
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
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冲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
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神昵
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
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捋帝鬚曰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太子於是舟遭推捷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脚
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捋鬚
事天元円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捋鬚事上逸一譯字
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鬚事
爲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免也
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論矣唐人皮日休
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
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成通中成進
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
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蹤楊墨踐釋老使孔道
炳然如日星也餓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書數十

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者皆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汙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已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于古人中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

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原注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與亡大計通鑑屬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六終